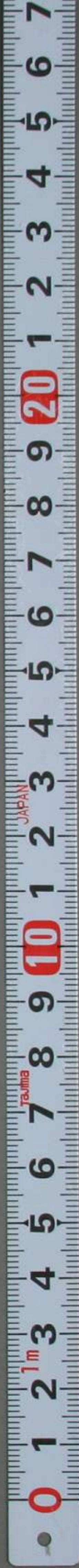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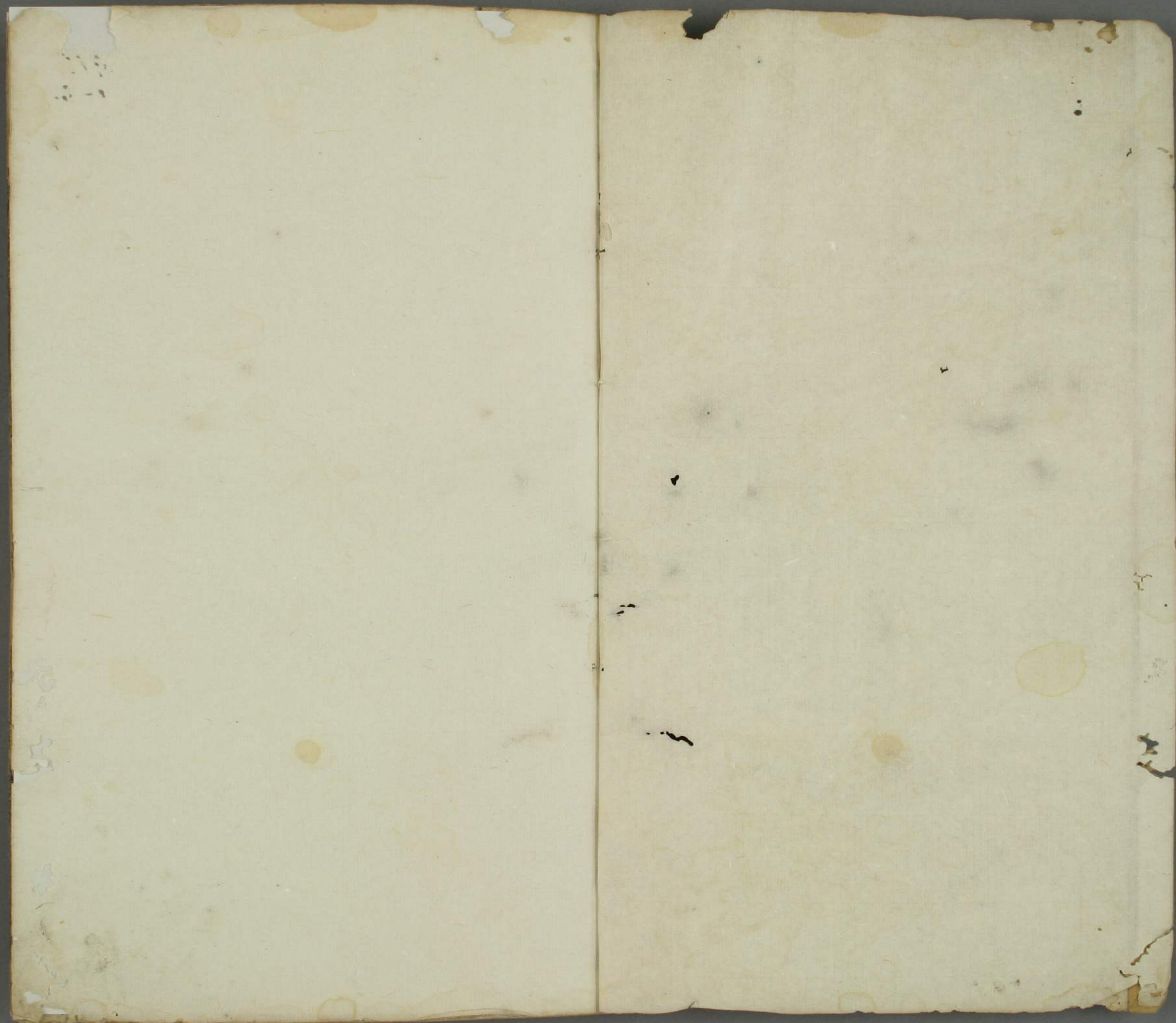


少湖先生文集

元

和 4
812
1





和16
門 912
卷 1-4

叙少湖先生集



古今作詩文者多矣。作詩
文而刊者亦多矣。而有傳
不傳何也。作非難。作而根
諸道爲難也。作而不根。諸
道譬之剪綺布繡圖水繪
山。雖盡巧極妍。而非其真。



者徒足以眩俗目駭童子而已耳識者爲之一笑欲求其傳不可得也作而根諸道譬之真花木真山水不假雕飾而其踈密含吐紆回曲折皆造化自然之妙人孰不知愛之欲求其不傳亦不可得也少湖子之作其根諸道者乎子學聖人而有得者故其爲文也直寫胸中所見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險者亦必刊而去之每曰文若此得無戾於理乎其爲詩也本

諸性情而不入纖巧藻麗
門戶每曰詩若此得無失
其正乎其訓諸生也則因
病設方隨問而對亦每曰
言以人異得無激而過高
抑而反卑乎故誦其文者
喜其可以明道也詠其詩
者喜其可以驗性情也讀
其語錄者喜其可以反已
而自攻其失也少湖子之
作其容不傳乎哉延之士
初則人錄所得同志遞相
傳寫病不便且不廣乃始
謀諸梓焉予覽之終卷作

而嘆曰詳而匪贅深而匪
鑿淡而匪近則而匪泥其
少湖子之作乎其斯爲根
道之言乎其斯爲發聖人
之蘊乎是編也必將與四
書六經並傳無疑矣或者
以漢唐以下文章家目之
豈爲知子又豈足與語道
哉予言僭叙諸首亦或因
附以傳云時

嘉靖甲午歲夏四月吉日
奎湖張真書于延
之棲鶴堂

少湖先生文集叙

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
前儀制郎中龍津黃焯謹序

龍津子曰言身以文也道也道以淑於身文以鳴乎道文自不可廢也道固人具也後覺者無以文也

斯先覺者不能已於文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則文也。周子曰文以載道而李漢亦曰文者貫道之器。又以傷夫文之弊而歸之正焉者也。夫六經文之至也。六經不可以擬而續也。後之文者舍六經而奚以哉。乃若考求六經之緒餘。追復人心之正理。根之道而發之文。使天下後世被吾有言之教。斯蓋成已成物之學。而固六經之用。

也昧焉者終畔於道以剽
掇爲能以富麗爲工故曰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亦
何貴於文也嗚呼弊也少
湖徐公登名進士

傳臚及第以文進也官翰
林

國史編脩以文爲職也且
賦之溫粹之資充之以純
正之學故其文不畔於道
而皆可以爲教也今讀其
文郁乎有章澗乎有餘味
有溫柔淳厚之氣而無詰
屈聱牙之失有光明正大

之體而無穿鑿傳會之病
文之則也余嘗語人曰規
矩準繩之行布帛菽粟之
文公也公居延三年延多
士奔走執業多獲成立公
以文爲教者著也比其去
也思慕追攀各極其誠慮
無以日接于公也顧惟可
以師法者道若文也乃相
與哀集得文數卷授梓以
傳庶羨墻之念久而益勤
也公之道得行於延者亦
因以不墜也公名某字子
升華亭人以編脩謫延平

推官轉黃州郡丞未幾而
拜浙藩視學之
命其人與政多如其文功
業漸著當自有傳也而亦
何取於余也余徒以文而
文公之文似亦文之贅焉
者也

少湖先生文集類選目錄

卷之一

序類

登北固望金焦詩序

具慶圖序

送郡守何公入覲序

絃誦餘清序

送東滄劉侯入覲後序

椿庭日永詩序

知己贈言序

甘霖應禱詩序

三瑞詩序

送羅君克深歸慈谿序

壽王舟劉太孺人序

楊宜人輓詩序

六事脩職序

送叅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朱水竹小集後序

送經衛顧文明予告歸華亭序

送封經歷東庄金翁歸華亭序

壽鄭毋俞太安人七十序

壽寒溪林先生序

送邾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送國子生王汝激歸省序

贈已侯方公之鎮復任序

送侍御馮南江赴南臺序

卷之二

序類

送別駕張公董餉還松江序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女君子詩序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西隱詩序

一松詩序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金精吟社序

百竹詩序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贈建寧二守李君致仕序

贈邦伯南原先生李公入覲序

贈建寧守詹公入覲序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贈邦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新泉問辯序

學則序

志節遺哀詩序

卷之二

記類

坦庵記

華亭縣脩學記

泰亭縣重建察院記

冰蘖軒記

讀書臺記

慰思冊記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觀瀾亭記

雨觀樓記

友菊記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泛栢堂記

觀闕榮還圖記

重脩啓賢橋記

方齋記

海槎記

曹氏義田記

鶴山記

竹村記

望雲記

懷遠縣禹廟重脩鐘鼓樓記

孫氏先祠記

飭軒記

竹溪記

借壽圖記

蕭南康孝義記

卷之四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祭了齋先生文

晦庵先生祠祝文

鄉賢祝文

名宦祝文

祈雨告社稷文

得雨謝社稷文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祭董約庵文

祭蔣敬所閣老文

祭揚宜人文

墓誌銘表

承事郎陸君原道墓誌銘

明故劉君應賢墓誌銘

明故左孺人劉氏墓銘

貢士鳳樓孫君墓誌銘

明故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何孺人朱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仔養曾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周公墓誌銘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卷之五

贊類

鑑別妍媸

故建寧司訓林先生像贊

故知解州益庵林君像贊

頤庵公像贊

銘類

屏銘

明德堂銘

忠恕堂銘

傳芳堂銘

適志處銘

先菊庵銘

頌類

凱旋圖頌

賦類

別知賦

引類

奉椿思萱詩引

春亭詩序

說類

弦齋說

虛白堂說

辨類

學則辨

對類

養蒙對

解類

養蒙對解

劔溪草堂解

書類

書徐鎮之卷後

書類

復歐南野太史

復陸石溪憲副

復潘樸溪提學

寄游行簡進士

寄歐南野太史

寄程松溪太史

與子明弟

寄劉平嵩都諫

復沈雲川

途中寄答從遊諸生

答延請父老

卷之六

書類

卷之七

詩七十九首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登北固望金焦詩序

詩若干首。松大夫士之所作也。嘉靖甲申春監察御史會稽王君持節來北固望金焦而有作焉。既至松則以示予。予因爲賡其韻。諸大夫士聞之者。又皆壯君之遊也。相率倚而和之。聯而什之。以成冊。予得而讀焉。泐泐乎諸體備矣。夫長江之勝。自昔稱之。而金焦實居其中。兩山相去。蓋不下數

里而望之若倚而立者晴雨晦明千態萬狀斯固
天下之奇觀也然予嘗聞之天下之所以為遊者
二而地不與焉一曰人二曰時有其地矣苟無其
人則不能賞有其地又有其人矣苟無其時則夫
君江湖而憂其君居廟堂而憂其民固君子之所
為心也而暇遊乎哉方今

聖天子興化致理於上群公卿協心贊理於下薄海
內外帖然以就撫馭無饑饉亂離之苦而君以蓋
世絕倫之才乘駉衣繡翺翔其間事治而不煩從
容而不勞則殆無適而非可樂者而况於地之勝
哉是故君之斯遊也北望

神都翼然天表足以為四方之極西望淮揚商旅
輻輳士民之居其所者安居樂業而無憂南撫江
流知天塹之固東望三江以及於海思禹績而念
周功重嘆夫翁河之盛則固有心曠神怡以見夫
金陵之為勝者矣而豈獨有取於山哉抑君之自
金陵而下也仰舊都之雄傷六朝之敗吊世忠之
功而惜其不終崇山迅流相與環帶有不待望金

小海文集卷一
二
佳而得夫地之勝者自北固而東也。觀德於季子
太伯之間，飲三高之風而悲二陸之不遇，則其感
物寓懷又有金焦之所不能盡者。非君之賢適與
時會而獨地之勝哉。昔人謂天下事有幸不幸，金
焦之獲賞於君與君之得以遂其賞者，謂非有幸
焉不可。君既還金陵，屬予序為書此歸之。以君之
賢諸君子之能賦而予得布詞首簡，又豈非幸哉。
又豈非幸哉。

具慶圖序

具慶圖者，雙江聶公之所作也。公舉進士四年，令
華亭。又四年而父水雲翁，母歐氏方強，人咸以為
慶。嘉靖癸未，公績上銓部，居最，得以例封翁如其
官。母太孺人明年春，翁復來自江右，於是翁夫婦
既奉。

明詔具冠組而翁父子又久別而遇，其慶有大焉。謂
不可無述，則始悉其里居與其家之所有，繪圖為
壽。其辱門下士，因得而寓目焉。方楹華簷，掩映江
渚，崇山茂嶺，環繞以居。其地靈故其人多俊，僻遠

城市商旅不通俚言鄙詞不入於耳其習靜故其人多廉白頭緋衣端處其上子孫鵠立而無惰心其教嚴故其人多敬少長有序登降有容穆穆棣棣各極其理其儀備故其人多文有田可耕有書可讀無汲汲於富貴無戚戚於貧賤其傳正故其人多賢矣君子之生斯世也非壽之難而享壽之難非有子之榮而賢子孫之爲慰翁夫婦所以擇地而圖居審習以貽後修教以養蒙輯儀以垂範正傳以育德若是乎皆具也而所以享乎壽者蓋可知矣是故觀於翁夫婦之爲壽焉雙江公承其居安其習體其教式其儀守其傳而後而廉而敬而文而賢若是乎皆具也而所以順乎親者蓋可知矣是故觀於雙江公之爲子焉爲之親者得以享其壽爲之子者有以順其親則雖布衣窮居其慶莫有加焉者而况於享尊榮之報乎今而後公之位日升德日益著其諸兄弟子姓相繼而起以增光於聶氏之廬則其爲慶豈不益底於全而翁夫婦之樂不亦滋哉其旣以今之所有

爲公賀。又以其在他日者，致頌禱之私云。

送郡守何公入覲序

聖天子御極之四年乙酉冬十一月，當天天下入覲之期，郡守順德何公率其幕一人、丞若尉各一人，以行於。是公守吾松八月矣。松故爲吳下名郡，自三德已已迄嘉靖壬午，上下十餘年間，水之爲害者四，旱之爲害者一，風雷螟螣之爲害者三，民就窮而歛愈急，耒耜之利薄而漁鹽之盜興焉。歲癸未，汶上露公北村極力拯救，民用忘其貧。閱一年，憂

去，民思之若喪慈母。又一年，公以名御史繼北村爲政，始至，察吏之不濃與民之暴橫者數人，既乃弛厲禁，省刑罰，緩征科，節冗費，自身以下，凡利民者靡不悉舉。境內貼然以安，文物彰而頌聲作。茲其行，君子相與餞於郊，小人相與送於途。老幼羸疾，攀轅號呼，願公且止者，前後若出一口。於是某詢於衆曰：自吾童時至今二十年，見前守行者數輩矣，諸君留之未若是其切也。公去當復返，胡茲眷然而不能已耶？衆曰：吾屬昔賴路公以生，比

去吾以爲不復有如路者乃今得我公吾方托以終焉而復有茲行以公之賢當

天子夢寐豪傑之際吾知其必不返也夫上者民之所必欲托也失其所可托而以其必欲托者責之他人吾懼其無以副也是吾之所以眷然而下也已也其又曰公今死

天子將爲爾陳一方之利害其居大位必將以其所謀謨措之政事與天下共之然則公雖去其惠澤固存也衆曰吾固知公去而惠澤存然未若其在

吾松之爲切也人之於父母也嗜欲疾苦呼之而無不應至適百里之外則固有不聞者矣負暄之樂夫人之所同然其去日近者與去日遠者淺深則有間矣吾於我公知其必有以及吾人惜吾人不能朝夕見而呼之以訴其不足也於是某無以應具述以語公且請於公曰願公請於朝擇守之賢如公者以慰吾民之思可也公曰諾遂書以爲贈

絃誦餘清序

絃誦餘清一卷。槎江陳信卿之所蓄也。信卿家世文學。其父竹坡君。少有令名。判吾松。尤有善政。信卿頃來省。予見諸宦邸。竒其狀貌。既叩其所蘊淵乎。以深浩乎。以充偉然。真竹坡子。孟秋之朔。訪予江上。出所謂絃誦餘清者。觀焉。中為畫二十三。凡山林川澤。人物器皿。具得其狀。予時方卧病。翻閱竟日。沈疴頓減。既歸。信卿眷然不能釋諸懷也。後數日。信卿復至。請予序之。予因誦蘇子所謂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者。語信卿曰。留意固非。抑獨知寓意之未為可乎。君子之生斯世也。有天下之責者也。其於觀物。蓋將資於用焉。是故於其意。不於其迹。於其迹。則雖天下之尤物。祇足以為耳目娛玩之須。於其意。則雖天下之微物。皆足以反諸身心。驗諸行事。以為建立推行之具。故寓意者。得其迹。而資於用者。得其意者也。夫得其意。與得其迹。二者其初同也。其資於用。與否。是非之別也。予觀所繪山林川澤。有晴有雨。有寒有暑。其為器皿人物。有大有小。有悲有喜。誠於其

意焉求之可以起爲霖之思可以考若時之政可以知器使曲成之道可以審勸懲興革之宜凡推行建立皆將於是資焉彼徒得其迹者其於用可知也夫寓意且不可况留意者耶留意不可况作無益以害有益玩細娛而忘遠慮者耶信卿其圖之外於是信卿歸質諸竹坡謂是義也宜書諸首簡遂爲之序

送東滄劉侯入覲後序

劉侯允卿之將入覲也以書告行於其朋友於是予師沈先生即其道路風景繪爲八圖且徵曹進士諸君詩爲贈而自序其首惟侯之政績先生述之甚詳而一時登覽觀遊感慨激烈之意諸君所以賦之者幾乎盡矣予不敏以文學爲侯知乃爲甲入覲之義以告曰覲之爲禮尚矣昔在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成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有朝有宗有覲有遇然其義非以嚴君臣之分竭奔走之誠而已蓋將於是觀政焉是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五王陳詩以觀風俗陳物賈以觀時好陳宮室車
旗之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以觀從違陳名山大
川宗廟之祭以觀孝敬蓋古昔帝王知天下之不
能獨治則以責之人臣知其臣不能皆治又或有
所欲爲而不逮也則於覲焉考之將以懲其不恭
而助其所不及故朝以圖天下之事覲以比邦國
之儀宗以陳天下之謨遇以協諸侯之慮凡以爲
民而已方今

聖明在上中外之事各舉其職法制典禮之大秩然
燦然靡有違者獨其間張弛損益之故蓋有欲爲
不逮者存焉古之諸侯於其國也刑賞則專廢置
則專興革則專擇其中大且要者然後以聞之於
上今之州守裂千里之地而君之固古諸侯也然
一有舉動必以請之於郡郡猶不敢專也必以請
之監司監司不敢專也必以請之

天子報可而後行焉其論議相違意氣相失州沮於
郡郡沮於監司監司沮於政府者不在是夫其沮
而不行不足言矣縱有行焉其文移往來動涉歲

月後時失事使民不獲即蒙其澤者又豈徒一二
哉故有志之士恒有所欲爲而不逮也東南諸郡
財賦之所出也文教之所先也頻歲荐饑民散且
僞酌斟劑量以備若時之政抑揚高下以成化俗
之功在劉侯必有槩於中矣然亦有沮而不行者
乎乃今見

天子正可有言之時也劉侯言焉

天子聽焉下之一方達之天下舉以爲式侯之入覲
斯不爲具文爾矣侯濱行東滄士大夫皆有詩父
老子弟皆涕泣以別予以爲一方之事未足以盡
侯故欲其以言及天下侯之位方日進其他見諸
事業者將徐考其成焉

椿庭日永詩序

椿庭日永者徵士王君子寧壽其父慕雪翁而作
也先是數歲子寧居京師母翁生辰輒以不得奉
觴爲恨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翁壽七十一子寧
亦適于告乃遂率子弟戒賓友相與爲翁壽且祈
焉邑士夫聞而榮之曰翁可謂有壽且有子矣少

宗伯東江顧公首賦詩一章刺史約菴陳公刑部
卽北野周公葦若干人相繼爲之詩歌總若干首
於是誦椿庭日永之詩羨翁之壽者洋洋乎載途
矣予始不識翁讀其父雪航先生詩見所謂月麗
丹霄花明紫禁者歎曰今縱不能得是人與相論
議得見其子若孫其亦可慰吾思幸後數年識子
寧於庠序又數年獲與翁接其恬靜清脩之志退
然若無所能而其中文然有所得也夫自視退然
則於物無競無競則欲心平中有所得則於物無
慕無慕則躁心釋欲釋躁平故以之養身則神完
而氣舒以之處事則順應而情適予蓋竊知翁之
必有壽也迄於今果然翁又不以老自懈日閉門
讀書思益大雪航之業其自視愈虛而所有愈富
然則翁之壽詎可涯哉聊以椿庭日永之詩兆之
也予忝從諸士夫後愧不能賦一詩歌以爲翁壽
輒以子寧之意次第所欲言於簡首後有賦詩壽
翁百歲者尚當有所獻焉

知已贈言序

贈言古也。言以知己名，又言之善者也。善言以爲贈，贈之厚者也。厚以爲贈，相知者之所願也。雖然，人豈易相知哉？迹踈則不及知道，殊則不與知。志異則不能知，夫迹其粗也，道與志其精也。迹踈而不知者衆矣，淳于髡與孟子同仕於齊，其迹不可謂不親，而猶有先後名實之疑，是其道殊也。冉求師事孔子，其道不可謂不同，而猶有爲衛君之問，是其志異也。故君子之相與處也，必有道同志合，而後迹不能拘。孔子之於程子，無一朝之分，而傾蓋如素知，其於文王相去伍百餘歲，而一鼓琴之間，即有以得其人焉。非其道與志有所默契然哉！世教旣衰，士相與遊，雖或號爲同志，而主之以不信，則外若相知，而中實離，持之以不固，則始雖相知，而終必戾。至迹踈道殊，益有不足言者矣。太史毅齋孫先生與邑士吳君國用、桑君朝輔，幼相交好。迄今三十年，先生旣已舉進士，官翰林，名滿天下，而二君猶困場屋。其時異其勢，殊而意氣不替。往昔某每造先生，二君者未嘗不在其言，論風旨。

不見其不相入也。蓋其迹親道合而志同固已久矣。嘉靖乙酉冬先生當服闋人咸謂先生恬靜冲素將不樂北行。某曰先生非不欲仕特患無其時耳。昔在正德群小用事先生引疾歸者數年今既非其時當不忍遽舍天下間以問二君。二君曰然明年丙戌三月望日果以行告於朋友某非能知先生幸吾言之適有合也。垂別二君各賦詩爲贈而某序諸目其有和者附諸卷中。

甘霖應禱詩序

嘉靖丙戌夏松有旱災郡守順德何公既禱而雨諸士夫老俊相與賦甘霖應禱之詩於是某爲之序曰凡大人之政三能事神之謂禮能和民之謂樂能禦災之謂仁若我何公其可謂具茲政矣方歲之旱也公索鬼神祀之牲酒靜嘉主璧孔虔進退降升罔敢不肅自天地社稷東海之神下至郡厲莫不顧享審視却聽若見聲色不謂能事神歟旱旣甚公率僚從具微服徒步拜禱憂勤之容達於面目民相率恃公無恐前此小有災輒歸罪有

司至是素宜公之政無怨言不謂能和民歎禱之
五日丙子雨越二日戊寅又雨己卯大雨田用霑
足禾乃勃興穡人歡呼吏士胥慶謂公父母降茲
黍稷實生我民不謂能禦災歟舉茲善政萃于厥
躬危能使平憂能使泰以人謀抗天道而能有濟
禱此應彼機發於一念之微而福被於民物之衆
非大人其誰爲之嗟乎松民之困自正德以迄于
今極矣使茲政也在己巳庚午之初得人焉行之
民當不至於困在己卯庚辰之際得人焉行之民
當不至於困以無重公之憂而奈之何其不然也
後有能繼公者民其庶有瘳耶然而未可知也則
吾人能無懼諸是詩之作雖體制各殊工拙亦異
要皆以識公之美傳諸無窮觀者如有思焉政其
庶幾矣

三瑞詩序

嘉興稱海內壯郡其有事茲土而賢者晉安史君
以下可數也嘉靖初今桐城蕭侯始以刑部郎來
爲邦伯披蠹剔奸蠲暴廢貪不期月而其刑清損

費節勞。右本抑末。比再歲而其民又興學樹教。貴德上齒。凡三載而其士勸於是。和氣暢。頌聲作。天降休祉。秀水之異。嘉禾瑞蓮之產。相繼互發。庠序之士。與其父老聚而謀曰。吾屬以嘉禾名郡。以秀水名邑。蓋其為瑞久矣。而吾未始覩也。至蓮之為瑞。又吾所未始聞也。乃今皆有之。我邦君之政。殆不可誣。又曰。向吾見為政者。聞瑞焉。輒欲致之。然而潤下失常。稼穡殄瘁。草木之妖。往往而作。惟是邦君其心若虛。其貌若愚。康慈愷悌。與民安之。政成惠孚。而瑞應焉。我邦君之德。殆不可無頌。相率為之詠歌。凡若干首。予聞而歎曰。懿夫。諸君之言。可謂覈矣。惜猶泥於迹也。夫世之所謂瑞者。豈徒物歟。有莘之氓。商用以帝。渭濱之叟。周藉以王。故金鈎黑玉。不足以為祉。赤烏白魚。不足以為祥。亢旱不足以為災。龜焦著折。不足以為怪。得人焉。則興夫人焉。則亡。賢人君子。是天下之太瑞也。蕭侯之守嘉興。君子得以師。小人得以依。

天子得有毗倚。以無南顧之憂。其為一邦之瑞大矣。

懿德既聞，丕休式彰。吾意山川草木之禎，將必有踵而至者。三瑞何有哉？侯之屬桐鄉，令董君子同年友也。實有善政，克協于侯，聞而是之。歲丙戌，侯考績如京師，俾遂書以為序，贈侯之行。

送羅君克深歸慈谿序

予往年則聞羅君克深名於其鄉之諸大夫。今年春外舅拓山沈公與其弟九楨公延以教諸子，獲讀其所為文，雄才逸氣有卓乎不可及者。作而嘆曰：慈谿為縣二百里，在浙西諸邑厥惟中下。九峯五磊，普濟永明之秀萃而為文人，學士振古以來不可枚舉，其在。

國朝有若正字桂公祭酒陳公，今都憲姚公，其子狀元公前後輩彬彬盛矣。乃復有若人者出於其間，山川精淑之氣孕而不窮，發而彌肆如此哉。夏五月，提學憲副萬公校文慈谿，萬公之校士嚴又素以文稱，士經品題者皆蔚為時望。既合慈谿之士若干人試之，得其最優者幾人，君名在第二，公加賞異焉。關萬松書院使與諸豪傑居之，於是君

聲籍甚予雖不能文然自謂能識君又幸得萬公而吾言以信至其所深望者則固將與館閣諸公驗諸他日而猶未敢言也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別予西歸將就書院卒業焉夫國家養士學校其選重矣近世君子申之以書院之教而其與是選者又必皆一方之良若今萬公之遇羅君可不謂榮乎萬公賢者也而君得而師之又得與時之豪傑討論萬松之下可不謂樂乎以君之才而榮且樂如是則所以張其氣而昌其業固當有日改月化而莫知其然者矣吾之所深望者其信可無負也既以自慶退而爲之序贈君之行

壽王母劉太孺人序

嘉靖丁亥王母劉太孺人壽七十七五月十二日其誕辰也太孺人有丈夫子三長 卿次 卿又次爲吾郡憲君曾卿郡憲君之官于松也太孺人實就養焉故吾屬大夫士得登堂爲太孺人壽云郡憲君之爲人廉而恕易而則始至而賓僚咸喜政舉而士民胥附居二年而部使交薦吾郡伯何

公雅敬禮焉故太孺人之壽也郡伯公率二守楊君張君別駕鄭君郭君柴君相與稱觴為祝其得而觀之喟然曰合一郡之人與一時之賢長佐進以為親壽太孺人之福祉郡憲君之賢德具可謂至焉已矣雖然太孺人之壽未有涯也易有之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謙何為者也有其德與福而歛焉不居之謂也太孺人之始嬪於王能以禮相木軒公木軒公以易課諸子嚴甚然未及見其立也太孺人實克成之以迄於今而太孺人無矜容無騁辭飲食服御不少有加於昔其誠郡憲君動必曰深刻以刑人苟得以自汙非王氏家法吾不願有此子孫也又曰吾行時族人謂吾與汝且享富貴矣乃今所見殊不逮吾知汝之能守也吾心安焉有其福而不居者歟郡憲君少以文稱仕以政顯行將被顯擢陟華要而其志愈虛其貌愈恭明刑慎罰之心惕然其未已有其德而不居者歟審如是其為天之相焉者素矣而太孺人之壽詎有涯哉抑某聞木軒公秉道履仁

而其壽弗稱太孺人之貞淑也老始見其子之有
立郡憲君之賢也舉進士五年屈在外僚未獲拜
貶封之典天之於王氏所以嗇其前而豐其後固
當有百倍於斯矣非太孺人其孰承之郡憲君之
未舉進士也卒業少司成三汙陸先生之門而某
又與君爲同年友於太孺人之壽考有深願焉故
三汙以諸士夫之意爲文以壽而某以郡伯公之
命申其不腆之詞若夫郡伯公僚案之誼下賢之
心與其平日政教之美相謀度以底於成者尚當
爲松人頌之

楊宜人輓詩序

楊宜人輓詩若干首作者皆吾屬大夫士也其出
於鄉氓野叟者不與焉嗚呼盛矣夫人之相與處
也生有慶死有吊至其心之所敬恭愛慕則沒而
哀之詩而輓之若黃鳥薤露之屬皆出於情而不
可禦是輓之有詩吾人之情也古稱婦人有閨門
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故其德不外見而世之爲輓
者亦鮮及焉乃或舉郡之人相與哀而輓之若今

楊宜人者得之尤難是宜人之有輓松人之至情也宜人歸三守公若干年能一佐之以禮公既貴不廢紡績暇輒課童種蔬曰官卑祿薄此亦足助君守也至於松猶然松素以賦財甲天下天下之稱奇物者於茲聚焉而民又甚醇凡吏茲土者苟無志於仁義隨其所欲可以計日取盈而又無患故雖其天資之美知所自守而內助或非其人則耳目之所玩好朝夕之所求責亦足以潛移其志而不自知三守公之蒞吾松今且七年矣常祿之外錙銖靡取清白之操說者謂校諸往昔不替而逾光宜人之助爲多是宜人之有輓又松人之公論也夫論公則可以勸勸則可以傳之於久以至情焉藉公論乎發之天下之欲相其美者可以聞而勸矣是詩也其殆可以傳乎古者太師氏採詩以觀民風今觀風之典雖廢使詩可以傳後世當有採之者矣其不敏辱與史事有賢如宜人者固吾職所當書而詩之採否又不足計也然則是詩不可無述作輓詩序

六事脩職序

嘉靖甲申有命徵今闕里郭侯於無極

天子知侯賢將置諸臺諫而侯與魯藩爲婚姻例不得內拜乃以爲松江府倅侯之初被召也無極之人議挽留之既又曰侯茲行且將大用用則且將福我一邑不足淹也比聞松江之命則又相與悼惜以爲吾屬望侯之情其究乃至失侯而不可復求所以致其拳拳者因列侯治績繪圖爲贈曰青衿有作曰白屋無驚曰鑑別妍媸曰衡調輕重曰三

農樂業曰百室來休總而名之曰六事脩職非以諛侯蓋將誌侯之實以繫其思而因以諷諸繼侯者耳侯暇日出以示予予既雅重侯觀茲圖而益有感焉作而言曰侯之治其有本乎夫守令之選自昔重之顧兩漢以前以民爲務則政舉而澤流兩漢以後以官爲私則政僨而澤闕今天下之民蔽日甚矣所以致之者治無其本而以官爲私也夫私非有之之謂也有之則求以稱之矣惟夫私其名以媒進也於是簿書之務急而學校之教微

催科之政工而撫字之心怠私其奉於身也於是
苞苴之門啓而衡鑑之公廢碩鼠之刺興而流離
之望缺鞭笞之虐肆而潢池之釁成其不爲國家
蠹者鮮矣况於六事者乎侯之家學既有所自而
密邇聖人之居又有所觀感而自得者其心虛以
明其行廉以潔其爲政無近名無徇利其視民之
欣戚俗之純僞惕乎若有關焉是故其先之也有
則其勞之也有道其理之也有具其役之也有等
其所以戡治而輯寧之者有威有惠卒能使士興
於學農樂於耕刑無冤濫役無獨勞以至盜賊息
而流離復者此豈人力所能爲哉本立而效隨之
矣夫水之有本也由盈科以達於四海木之有本
也由拱把以需廟堂之用天下一邑之積也君子
之治天下不異於一邑而天下之應君子亦不以
遠近異其心故夫有本之治雖達之天下將無不
可而獨六事之脩得以試於一邑哉吾以是知本
之不可不立而深有望於治平之君子也侯自無
極蒞吾松今甫二載六事之脩又已班班可觀惜

其地偏而力有所不得盡也。予位卑不能薦，乃告諸大夫士曰：侯之治吾松，與其所以治無極者一也。無極之思，侯與吾松人之所以戴侯者亦一也。無極有圖，而吾屬暗無詩歌，其可乎？遂相率爲之詩，而予僭序諸首。至其不敢諛侯者，則竊以附於無極云。

送叅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嘉靖丁亥秋，沛縣河再塞。

天子軫念漕運之艱，既命官往治，又詔濬通州河，以紓陸輓。求可董是役者，大司空以勇果帥陳侯汝玉對。

天子雅聞其賢，命充叅將，奉勅往蒞其事。蓋於任專矣。惟濬河之難有二：亟役則病民，玩事則罔功。今天下之民胥趨於敝，產薄而困於役，則惟燕薊爲甚。故其民之食力者，日夜恐其上之人奪而用之。至漕之利病，非所計也。歲凶而困於賦，則惟東南爲甚。故其民之輓輸者，日夜異河之速，就以省費。至役之罷勞，非所恤也。二者之情，雖皆出於私而

聖人有所不能廢何者愛其力與愛其財彼固求所以生而非以為梗要在順之而已今之言順民者曰役之以時綏之以惠勸懲之以道斯民不困而功可成此其意誠善而其事亦若近而易行然考其功效卒莫能如其言者未必皆厲民以從欲徵發或非其期則褻糧而待事敝其力而無所用也綜理或有未周則吏胥因緣為奸財費而民不被其澤也視聽或有未融則功罪混淆賞罰徒嚴而無以服其心也夫奪民之時而委之無用聚民

之財而以為奸吏之資枉其實而以為立威之具此民之所以重困歟古之立大功者必有惠慈之心貞白之操而又有聰察強毅之才見利可以守指麾應變出之而不窮然後可以顯名於天下漕運國之大計也蠲弊而宜民將必待若人乎此天子所以難其選而重有望於侯也通州去京師六十里陸輓之勞若於民不甚費

天子猶毅然思舉而去之明作之志子惠之仁有能體而行之可以董是役矣侯少讀書嘗舉軍政備

倭揚州葺學校汰冗兵不以爲怨又嘗以叅將佐
漕運濬河之事蓋其所素聞者而自南都受勇果
之命振揚威武人咸畏且愛焉吾知其能奉

天子之意無所愧於任使也於其行爲之序以張之

朱水竹小集後序

水竹朱君彙故所得詩若干篇以授諸梓其
文有序有記有贊其詩有古風有近體有聯句爲
體凡六而莫有弗工者焉其作者若鄉先進若同
年若僚若友若屬爲類凡五爲人三十有一而莫

愿以基焉文以守焉以遜以禮培焉殖焉蓋庶乎
積之厚矣信有俟以大其發歟君茲歸定必慎
以慰母心又肆其餘力續學藝文以克其有雖莫
爲之先其興可必也矧有所藉焉者耶余不能無
望也予吳人竊受司徒公之惠澤而友人王子寧
雅善君子之識君自子寧氏故其行予以子寧之
請爲序云

贈邑侯方公考績復任序

湖南方公始令華亭披蠹黜奸約費裕財法所不

可不以勢休不以恩貸肆其餘力。祖學右文閱三年嘉靖己丑士歌於庠民樂於野乃八月乙亥來告成績銓部謂賢將留以爲御史給舍

天子若曰惟

天惟

祖宗畀予天下惟是蘇松諸邑賦財俊髦胥此焉出苟非其人孰相予治乃復還公華亭一時縉紳相與仰歎

聖天子愛養黎元崇重守令明示意向以爲化始治人也是錄也以余觀之頌而不誇美而不溢即其詞可以想其政即其政可以想其人以之加於君無愧心以之示諸人無疑色苟人心之公百世無間吾知其信且傳矣書諸後以俟之

送經衛顧文明予告歸華亭序

顧君文明仕爲騰驤左衛經歷垂九載矣忽引疾乞去鄉大夫士相與惜之然予於君獨有取也今天下士風之不競久矣其始也有僥倖之心焉是故嗜進而忘其才之弗逮問之曰我能是我能是

究其實有能副焉鮮矣其終也有懷祿之心焉是故可以去而不決去問之曰吾將以有為也究其實能不以利焉鮮矣夫始之以僥倖之心則居位者未必良終之以懷祿之心則居身者無其地居位也未必良故

朝廷無善治居身也無其地故山林無名德余蓋竊有慨焉而每愧於力之不能振也君少習法律積年與勞以有今官而與人恭執事慎其年力亦且未衰奏績大官當書最以起而毅然請去有達官大人所不逮者其於終始蓋庶幾焉莊生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予於君也能獨無情乎予家西湖之濱與君居僅阻一水君茲歸爲我謝仁壑之靈退而觀松菊之屬苟有存者其灌溉以待予歸而勿以懷祿爲訕也君行既有日宮允毅齋孫公而下若干人各賦詩爲贈旣又屬予言况之嗟乎如君者固予所欲言也夫固予所欲言也夫

送封經歷東庄金翁歸華亭序

嘉靖戊子秋

天子以大禮告成，加惠海宇，爰命廷臣七品以上，歷俸一年無過者，得封所生。於是羽林右衛經歷金君清夫例當封。尊翁東庄如其官，吏部以請。有詔報可，而翁適以有司之役至，遂具冠服拜恩闕下。居一月而歸。鄉大夫士相與豔翁之行也。屬予言為贈，惟人子之於親，莫不欲假恩命以為榮，又莫不冀旦夕早得以致其養。然而遷轉之靡常，事幾之弗值，則固有不可必得者，其甚也。或敗歷中外，致位顯融而不獲一被絲綸之寵，或興懷風木，終其身以為憾，而君之所以為榮為養者，乃獨得以畢其私而無負，則固可謂難矣。雖然是猶出於數之或然也，抑有難者焉。我

國家惜名器，重爵賞，至於今

天子尤不少假借，是故賤封之詔，不徒勞之錄也，而必責其無過。蓋覃恩之下，陰寓夫考績之法矣。推是意也，今之君子得無有顯名科第而檢持之弗至，使其親不獲沾明時之盛曲乎？君起身刀筆仕

爲衛幕階爲從七品上之人所易以責備而清白之操旌於公論翁無異詞遂得與達官貴人同荷殊典之及以副其榮養之志蓋君所以守身而顯親者如此是乃所謂難也嗟乎今冠帶之士服有官守言責者何限苟念其親即守其身則所以爲忠爲孝豈假外求哉而

國家之所賴者又豈淺也予辱領館職凡事在激勸皆義所得書故於翁之行也叙其封之難者爲世風焉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嘉靖戊子夏同年鄭君淮惟東既以南京戶部主事奏績於

朝得贈封其父若母乃十一月二十九日適太安人俞氏七十之期君率子弟戒賓友奉所得

勅命冠帔之屬進爲太安人壽其族之黃者舉觶於太安人曰太安人飲是維淮少而孤以育以教以至今日太安人力也又舉觶於君曰子飲是維我鄭宗躋而復振晦而復彰乃茲奉觴之辰明命

在庭衣冠在列使吾族人亦與有光者子力也既
又舉觶於太安人揖君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則可
謂榮且樂矣雖然吾願子之進之也夫親之於其
子也莫不願有顯者焉是故幸而祿於朝其位升
則其心怡然以適矣莫不願有賢者焉是故幸而
齒於縉紳其德升則其心怡然以適矣

國家以九品制官自六曹之屬歷十餘級而後至
於公孤保傅而君子之脩其身也由善與信歷數
等而後至於聖神蓋皆非苟焉者之能爲也子其

勉之德與位升而壽母之心適矣於是太安人訖
飲顧謂君曰謹識之君再拜受命大夫士之得於
觀者述以語子予辱交於君久見其才行之良進
脩之果每竊重君之賢而意其不能無所助乃今
聞黃耆太安人之所以命君者則遂歎曰君之所
以勗其德者信有資也夫方以眾宴而黃耆者不
以頌而以規此雖有侈心誰得而乘之太安人之
聞正言也不以怒而因以爲教此雖有傲心誰得
而生之家庭之告戒其親於方冊之爲訓而嚴於

師友之切劘多矣君之賢也以是相之德其有弗升乎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百執事相周旋於下方度德命官求古所謂吉人君子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以是應之位其有弗升乎然則太安人之心吾知其可以無不適而君之所藉以爲榮且樂者不啻今日焉爾也遂次第其語大書以贈之使異日或有徵焉

壽寒溪林先生序

前有隱君子曰寒溪先生林公少業舉子弗就退而耕於野於世所競趨而爭逐者泊然無所慕因自號寒溪以見志云先生年四十七其子君儀舉進士閱二年君儀拜禮部主事又二年嘉靖戊子君儀奏績於

朝封先生如其官乃己丑春二月君儀以使事適閩將覲省焉蓋君儀去先生六年而先生壽五十三矣孟夏八日維先生初度之辰君儀預圖所以壽者謂予曰子不可無言也嗟乎先生孝友之德

宜於家惠慈之澤被於物廉潔端毅之操推重於鄉評儀刑於士類者人人能言之矣而君之歸也奉

王命之重出則建旌秉節翱翔容與使鄉之人改觀而爭睹人則擁笏垂紳奉觴爲壽使先生不知老之將至而樂其子之爲賢畫繡之榮家庭之慶又人人能言之矣予將何以頌哉顧予能言先生之必壽也古今巖穴之士其高風勁節旣足以振動一時而凡稱壽考者後往往往歸焉至或托諸神僊

如鬼谷希夷之類雖其說不足盡信而於理有可徵者何也其疑澹玄默之志足以養其神而弗害也夫天下之事無窮而神之得於天者有限無窮則應之易困而難周有限則用之易敝而難繼是二者交而神能弗害乎孔子之論壽曰仁者靜靜也者蓋所以養其神也而莊子不達顧以樗爲喻則所謂壽者必皆不材者歟先生之才足以用於世今之世非不能用先生然先生少而其隱至視天下之物一無所動於中此其所以養神而全壽

者未可以易窺也。且夫闔天下佳山水處也。而甫
又闔之佳者也。清和明粹之蘊發為人文而氣之
瀟散剛特不可羈縻者。又輒鍾而為高人逸士。然
則先生者。殆山川之所注情也。其獨能無壽耶。予
不能通神仙之說。竊以理之常者。知先生之壽日
進而未已也。君儀再拜曰。是可以頌吾父矣。請書
之。予與君儀仕同年。學同志。先生之壽考。蓋所深
願也。遂次以為序。俾歸獻焉。

送郊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夫越鳥懷枝。因風激響。海鴈失侶。見月摧心。故戀
土惜別。雖志士未能忘情。感物含悽。在遠人有所
不免。予忝編科第。又羈京師。白頭在堂。友于睽隔。
思欲一謝軒綬。言返丘園。而

天門九重。烟波千里。未嘗不瞻雲搖恨。對雨歎息。
賴茲朋好。相與慰心。今年己丑仲夏。望日。同年郊
君薦和式奉

王命。遄徂於齊。吏節儼其在門。僕夫戒以晨發。四方
之志。蓋其素蘊。八鸞之駕。惟時所榮。且將取道青

徐歸省吳會舟楫戾止霜風獻秋慈母倚閭朋舊
迎道詠棠棣之佳什聞皇華之首章山川爲輝草
木動色而予素願未愜良友復邁征轅不駐撫盃
盤桓俛嗟彈鋏之艱仰羨着鞭之早指點故國如
在日前轉睇清塵漸落天外炎風赤日愁聞別鶴
之聲苑樹江籬盡是鷲猿之處同遊諸彥相率賦
詩授余首簡著兩時作慎哉此行明歲之春俟我
江滄定省有暇當與君俱虎丘上玄墓泛兩洞庭
之奇勝攬七十二峯之精英激昂風流睥睨塵世

快斯志焉

送國子生王汝激歸省序

昔在正德間大盜南窺吳會遠近繹騷巡撫都御
史東筦王公繕城練兵申警作惰盜不能有所犯
謀拙力罷節制陸公遂以王師旬日蕩平其衆說
者謂是役非公保障之力雖社稷之靈勢在百勝
而吳人兵革之禍有未易歲月弭者公之庇吳人
於是爲大古稱有功德於民者必食其報公之才
自足致高位其功德在吳者後之人殆將有繼而

興乎其後十餘年公歷南京少司寇晉大司徒蓋
吳人之料公者於是為驗然猶未見其後之興也
今年春予始識公之子國子君汝澂愿而文遜而
有禮貴介綺紈之習不獨不見乎其貌將併於其
心無之所謂繼而興者固於是乎在而落落未有
合乃夏五月乞省母以去豈其興也不可期歟抑
有所俟而適未值其時也吾聞物之積不厚則其
發不大澍雨浹而澤流上膏沃而生茂積焉者固
以資其發也王氏之福履司徒公厥既受之而君

弗聞者焉其得之也於燕於吳於閩於粵為地
九四相去數千餘里而其為頌君之美莫有弗同
者焉嗚呼盛乎夫君子之立身與其所以為政皆
非以為名也然而名有弗能違者何哉其誠意之
招徠華藻之流被惠澤之漸溉猶諸金玉之為寶
蘭桂之為馨雖不假於言而人稱之無異詞舍是
則欲竊名焉而莫之與也余生後君二十餘年自
始有知識即已得君之為人於叔父谷易公外舅
柘山公每望見顏色誦所為場屋之文心竊慕焉

比君舉進士後六年余亦繼忝進取則又得君所
以治閩粵者有愷悌廉潔之稱益愧歎以爲不可
及以余之重君知諸君子交游之素而又親被其
澤者揄揚詠歌之不能忘固其情也君則無意於
名而諸君子亦豈以君之爲名而爲之哉然則梓
而存之可以見秉彝好德之公可以見一時縉紳
相與之誼彼爲名而反失之者抑可以愧矣自秦
漢以來古文歌詩表功述德顯書深刻者何可勝
數然皆不能以久傳何者其稱之過而無以信於

安之基與天罔極喻月戊申公既辭行其從邑士
大夫餞諸郊外酒半公執爵言曰何以教子坐有
應者頌也而公蹙然規也而公躍然比語訖公聽
不怠衆相與竊歎公之爲政績效旣彰而心不忘
降以爲民主華亭之民其永有賴於是某言於衆
曰華亭僻在海隅去京師三千餘里譬諸赤子遠
其慈父疾痛狂愚孰究孰聞政偷俗敝其勢則然
惟

天子仁聖不遺吾人惟公之賢或克用又出諸塗泥

濯以清水。煦以春陽。將俾斯人歸於至理。惟天子之澤。非公曷布。惟公之賢。非

天子曷知。君臣之間。協德一心。以竟厥施。茲豈惟華亭之休。固天下所共嘉賴也。而暗無叙述。則奚以侈華亭之遭張。

國家之盛。列之詩書。以爲後則。衆無謂然。既乃屬其序。曰子職也。不可以辭。某曰諾。次其事。追而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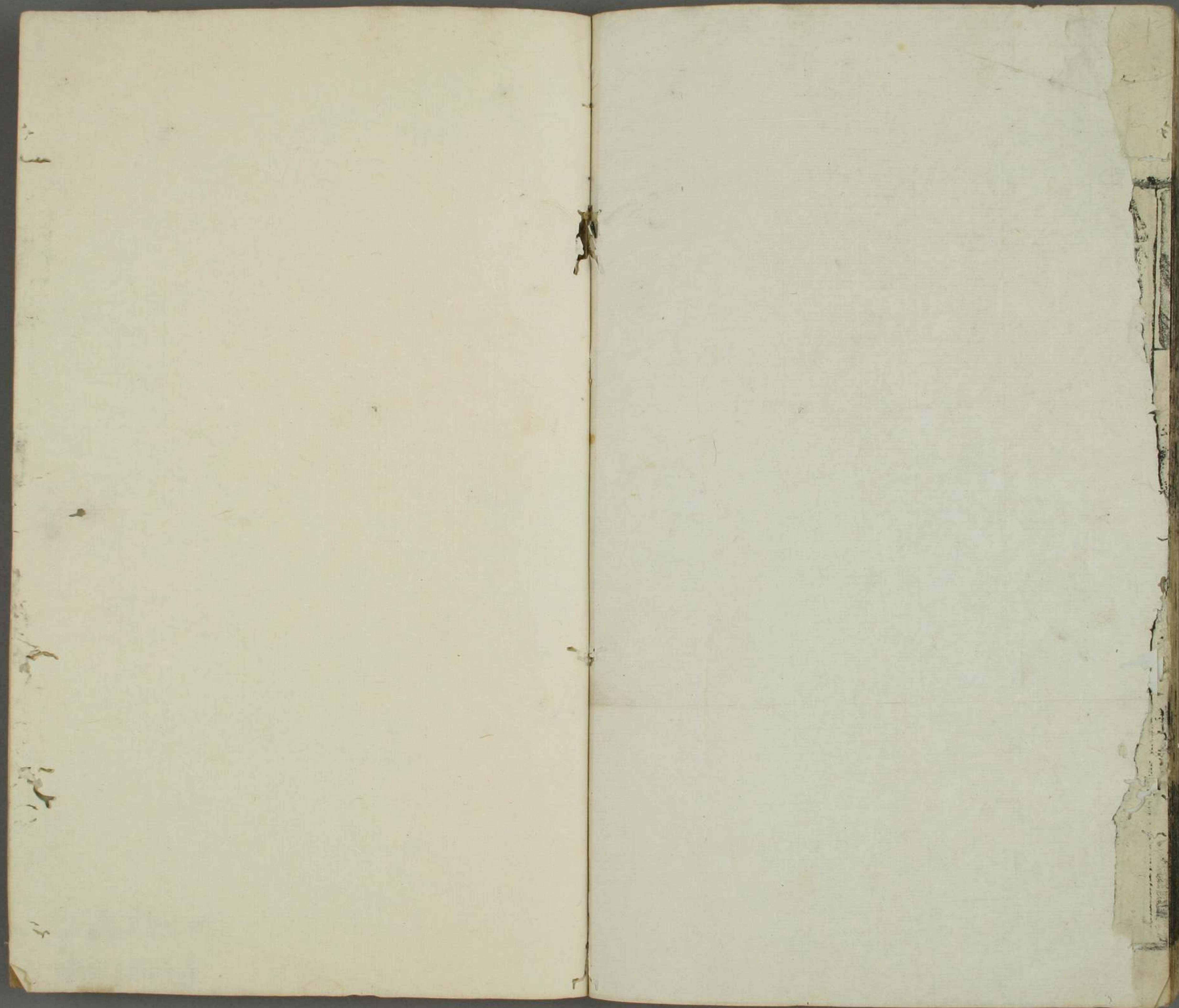
送侍御馮南江赴南臺序

國家肇建兩京。並置監察御史。以司糾繩。督察之事。其爲職。蓋同。而南臺御史。數常不滿二十人。公卿大夫之相臨者。亦僅得北臺之半。故其尊顯。獨異諸司。而又無朝謁供奉之勞。無出按之專責。無四方奏愬之擾。其所舉刺。北御史率先發之。故凡爲御史於南者。往往羨慕。以爲神僊。然南都祖宗根本之地。百司庶府。錯列其間。文武大寮。握重兵。保釐於其上。而隔遠。

神京。其勢不可無所制。數御史者。

天子實寄耳目焉。是故南臺之選似逸也，而實要也。似冗也，而實重也。苟非有聰明強毅，特立不群之才，其孰能任之。南江馮君以進士為行人三年。天子擢為御史於南。君之官，吾所謂重且要者也。而君博學有志節，每論事是非利害，臧否人物，不爽毫髮。君之才，又吾所謂聰明強毅，特立不群者也。古之君子，有其才，則思旦暮用於世，矧為

天子所簡擢，巍然任其重，且要者乎。然則君之南，其殆不宜徐徐而行也。士大夫從君遊而相期以事功者，相率為歌詩以贈予，最後推其意序之。若夫畫繡之榮，迎養之便，鄉之人所詫以為難者，則固可畧云。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initials.

